

## A Room of Their Own

### Leur propre chambre

### 她們自己的房間

Qian Jun

錢 俊

Received 13 June 2005; accepted 10 August 2005

**Abstract** Home is the traditional place for women. Women with a room with their own can actually live in a public space. This article is designed to analyze and compare the three texts: *The Awakening*, *To Room Nineteen* and *The Color Purple* and try to make clear how women are pursuing and entering their own room, thus how women win their real liberation.

**Key words:** patriarchy, feminine awareness, a room of one's own

**Résumé** Le champ d'action des femmes se limite à la maison au sens traditionnel. Pour acquérir la liberté et l'émancipation, les femmes ont d'abord à briser le sens traditionnel de la maison — espace privé de la femme, délimité par la culture patriarcale, et puis donner une nouvelle signification à la maison. C'est en possédant une chambre à soi que les femmes peuvent finalement jouir d'un espace public plus large. En analysant et comparant les trois textes suivants: *L'Eveil*, *La Chambre Dix-neuf* et *Le Violet*, l'article essaie de démontrer comment les femmes peuvent poursuivre et accéder à leur propre chambre, à savoir comment les femmes peuvent acquérir l'émancipation réelle.

**Mots clés:** le patriarcat, la conscience féminine, une chambre à soi

**摘 要** 女性的活動範圍局限于傳統意義上的家。女性想要獲得自由和解放，首先要打破父權制文化所界定的女性的私人空間——家的傳統意義，繼而賦予家以新的內涵，擁有一間自己的房間，最終才能走向更廣泛的公共空間。本文通過對《覺醒》、《第十九號房間》和《紫色》三個文本的分析與比較，試圖揭示出女性如何追尋和走進她們自己的房間，即女性如何最終爭取到真正意義上的解放。

**關鍵詞:** 父權制；女性意識；一間自己的房間

“家”是一個散發著溫馨氣息的字眼，可在父權制文化裏“家”往往成為限制女性自由扼殺女性天性的代名詞。“家”一直被認為是女性的空間、女人的“位置”，又是父權制確立其“家長制”的最小單位，女性受奴役的地位和命運也就在所難免。在強調二元對立的傳統西方父權制文化語境中，女性形象被二分為天使和魔鬼。天使溫柔、善良、賢淑、貞潔、忠誠，而這些優秀品質得以展示的舞臺便是屬於女性的私人空間——家。佛吉尼亞·伍爾夫把這些女性稱為“家中的天使”，她們終其一生都扮演著父權制社會給她們規定的角色：父親的女兒，丈夫的妻子和孩子的母親。她們一生的活動範圍僅僅局限于傳統意義上的家。女性想要獲得自由和解放，首先要打破父權制文

化所界定的女性的私人空間——家的傳統意義，繼而賦予家以新的內涵，擁有一間自己的房間，最終才能走向更廣泛的公共空間。<sup>1</sup>

本文通過對《覺醒》、《第十九號房間》和《紫色》三個文本的分析與比較，試圖揭示出女性如何追尋和走進她們自己的房間，即女性如何最終爭取到真正意義上的解放。

### 1. 《覺醒》：自我空間的追尋

《覺醒》（1899）是美國作家凱特·蕭邦的代

<sup>1</sup>楊麗馨. 西方女性主義文論研究[M]. 南京: 江蘇文藝出版社, 2002.

表作，講述的是一個中產階級女性主體意識覺醒的故事。女主人公愛德娜為了追求自我，勇敢地走出家庭，不願再做丈夫的附屬品和家庭的奴隸，但最終由於在社會上找不到一席之地而自殺。

愛德娜和她丈夫的家是幢極其“迷人的”別墅，坐落在上流社會集中的一條街上，豪華氣派的外觀、富麗雅致的居室、琳琅滿目的古玩擺設，處處顯示著男主人的經濟實力、社會地位和興趣愛好。女主人愛德娜令人羨慕地生活在那精緻的屋簷下當它的守護者。自海邊度假回來，她對女友直言不諱地說她厭倦照管那房子，“這所房子從來不像是我的——不象我的家。”“她開始領悟到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並且意識到她個人與自己的內心世界以及外在世界之間的關係。”有一天，丈夫和兒子都不在家，愛德娜“如釋重負，產生了一種不尋常而愉快的感覺。她在屋子裏走來走去，從這間屋溜到那間屋，好象第一次來看這幢房子似的”，她享受著“前所未有的寧靜”和“片刻心靈的解脫”。然而，那只是虛幻的感覺，身處其中她依然覺得有“成千上萬個低沉的聲音在呼喚她離開”。愛德娜於是開始尋找真正屬於自己的空間，她迫不及待地搬進附近一幢小房子。那個狹小寒儉、“鴿子窩”使她心滿意足，“小房子籠罩著家庭的氣氛，而她自己給它帶來一團如火光輝，她有社會地位下降的感覺，但隨之而來的是她感到精神上的提高。”正是在這個鴿子窩裏，愛德娜暫時為自己營造了一個獨立自由的物質和精神家園。已為人妻母的愛德娜夢見自己作為一個自由獨立的人平等地和羅伯特相愛，而不是“蓬迪裏埃家中一件珍貴的財產”。可天真的她走得出家門，卻走不出無形的父權文化大廈。羅伯特的不理解和離去最終使她意識到，自己無力掙脫父權制傳統束縛，為心中的理想，只能在茫茫大海中尋找歸宿。<sup>2</sup>

身處父權制文化占主導地位的時代，作者以浪漫主義的處理手法創造了一個女性解放的神話。凱特·蕭邦筆下的愛德娜為了追求個性解放和獨立，不惜一切代價，她放棄了她的家庭、孩子，甚至愛情。她走出了那個如同牢籠般束縛她的家庭，走進一間獨立的空間——“自己的一間房間”。在那裏“她向前走的每一步都使得她更加獨立與自主。她開始用自己的眼睛去觀察生活，去理解更深的生活暗流。”<sup>3</sup>愛德娜雖然搬出了豪宅，她所做的一切完全是跟著感覺走，並不知道

事情的結局會是怎樣。事實上。由於時代的局限，她也不可能有什麼切實可行的辦法輕易脫離丈夫和孩子。她雖然意識到女人應該和男人一樣擁有平等的權利，但對於女性如何取得平等的權利卻沒有清晰的見解，更加沒有信心通過自己的抗爭在社會上佔有一席之地，獲取女人應有的權利。

## 2. 《第十九號房間》：精神空間的追尋

英國作家桃莉絲·萊辛的短篇小說《第十九號房間》中的蘇珊也是找不到“房間”的不幸女性，最終以生命為代價，消極地換取了最終的自由。蘇珊婚後放棄了工作成為專職主婦，表面上看來生活幸福美滿，但內心極度空虛，她迫切需要一個自己的精神空間，但這種需要卻無人真正理解。在家庭瑣事給她帶來的越來越大的壓迫之下，蘇珊經常去一家旅館獨處幾個小時，以取得內心的平靜，最後，當自己的全部秘密被揭穿之後，蘇珊只能以自殺來求得解脫。在他人眼裏，她蘇珊的婚姻幸福美滿，孩子聰明可愛，物質生活豐富；但她的內心世界無人知曉：沒有一個理解她的痛苦。隨著時間的推移，家對蘇珊的吸引力越來越小，她身在家裏，心在弗雷德旅館的十九號房，丈夫形同陌路。情感上，她對丈夫馬修的不忠是無法釋懷的，所以她會不時胡思亂想，但理智會跳出來爭辯一番。隨著時間的推移，蘇珊的自我意識越來越強，直到她在弗雷德旅館找到了十九號房，享受自由平和的獨處時光時，她的自我情感宣洩才日漸減少。不幸的是，這種平靜時光過了不到一年就被打破了：她丈夫雇請偵探發現了她的秘密。蘇珊心裏很清楚，如果自己說真話，說一年來的多數白天，自己一直獨自呆在污穢骯髒的旅館房間無所事事，馬修一定會以為她瘋了。她知道馬修更希望她有個情人，和情人呆在一起。為迎合丈夫的期望，她為自己編造一個情人。她曾把夫妻間彼此的愛當成生活的中心，生命的源泉。如今，愛不復存在，獨處的自由又被剝奪，繼續活下去已沒有意義。<sup>4</sup>實際上，自此她已放棄在人世間重新尋找自由的希望，下定決心要結束自己的生命了，她的內心對話也結束了。<sup>5</sup>

<sup>2</sup>陳姝波. 超越局限——《覺醒》中空間意象釋讀[J]. 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3(3).

<sup>3</sup>凱特·蕭邦. 覺醒[M]. 文忠強、賈淑勤等譯. 桂林: 灕江出版社, 1997.

<sup>4</sup>童小蘭. 《十九號房》中敘述者的功能[J]. 漳州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4(4).

<sup>5</sup> Lessing, Doris. *To Room Nineteen*. 馬建軍編著. 英語短篇小說選讀[M]. 武漢: 武漢大學出版社, 2000.

萊辛筆下的蘇珊是戰後知識女性的代表。美國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越來越多的婦女回到家中，男人從戰場歸來，回到曾被婦女替代的工作崗位，婦女不再到社會工作了。婦女“結婚生育，當賢妻良母，是完善女性的最佳體現，是女人的唯一天職”，“幸福的家庭主婦”有再次在 50 年代成了美國占統治地位的婦女形象。然而，婦女在這種輿論的宣傳和道德精神的籠罩下，又再度感受到內心對自我的要求和不滿的騷動。被貝蒂·弗裏丹作為“無名的問題”再度提出。<sup>6</sup>

### 3. 《紫色》：她們自己的房間

文學作品中理想女性通常一生普普通通、默默無聞，婚姻、家庭就是她們的歸宿。婚姻把女性和丈夫結為一體，卻使女性喪失一切；丈夫是家庭的主人，擁有家中的一切。女性的命運正如佛吉尼亞·伍爾夫在文章中所描述的那樣，女性是“一個奇特而複雜的人物。文學作品中，一些令人鼓舞的言語、深邃的思想出自她；在現實生活中，她幾乎是文盲，只是她丈夫的財產”。美國文學評論家凱特·米利特則更是憤憤不平：“她的丈夫成了合法的看護人，婚姻使她走向屈從他人、壓抑自我的進程，把她與瘋子、白癡歸到同一類，而這類人‘在法律上也是名存實亡的’”。佛吉尼亞·伍爾夫在《一間自己的房間》(A Room of One's Own)一書中指出，女性要成為自己，最重要的是要有“一間自己的房間，每年有五百英鎊的收入”。<sup>7</sup>不言而喻，擁有正當的職業和取得經濟上的獨立是女性發展獨立人格的第一步，也是最關鍵的一步。

艾麗絲·沃克的代表作《紫色》發表於 1982 年，以 20 世紀 20 至 40 年代的美國南方為背景。這個時期不少白人女性走出家庭，參加工作，但幾乎所有的黑人婦女仍然被困於家中，經濟上不得不依靠她們的父親或丈夫。由於沒有正當的職業和經濟來源，黑人家庭婦女無法在社會中找到她們的位置，因而談不上自立和自主。《紫色》中的重要人物莎格卻選擇唱歌作為自己的職業，表明（黑人）女性只有敢於在經濟上獨立自主，才可能獲得自由，發展自我的人格。主人公茜莉離家出走後終於獲得了真正的自我，生命重新屬於自己。她開始做褲子，專門為女人縫製褲子。這

不僅表現在她的獨立，更表示她對自己原來心目中的“那位藍眼睛，白鬍子的白人上帝”的反叛。<sup>8</sup> 女人想要同男人一樣穿上褲子，本身就是一種勇敢的挑戰。黑人婦女內部的姐妹情誼卻是沐浴到每一個人。她們互相信任、支持、友愛，超越了種種傳統的障礙。茜莉由於姐妹情誼而得以精神完整、健康，最終自謀生路乃至給其他的黑人婦女帶來了自食其力的福音。她和《紫色》中所有的黑人婦女共用的姐妹情誼最後還促使黑人男性開始更新觀念，爭做一個身心健康的人。<sup>9</sup>

鼓勵黑人婦女勇於挑戰男權，擺脫被奴役、被壓迫的地位，並不意味著沃克提倡的是以女權取代男權統治。其目的是提倡兩性達成和諧，和平共處，共同發展。故事末尾，茜莉用紫色裝飾自己的房間，象徵著兩性終於能夠和諧共處。沃克堅持認為，黑人婦女爭取男女平等的鬥爭，與其反對種族、經濟壓迫的鬥爭緊緊相關。她提出拋棄“女性主義”一詞，代之以“婦女主義”，同時將“婦女主義”定義為“獻身於實現所有人民的，包括男人和女人的，生存和完美的主義”。<sup>10</sup> 由此可見，愛麗絲·沃克的婦女解放觀念不是狹隘的，她認識到黑人女人不但是黑人，更是女人，是人。婦女解放意味著男人思想的解放，乃至全人類的解放。

### 4. 結語

溫馨的家只是男權文化控制女性並使其成為“第二性”的最隱蔽也是最有力的武器，女性收穫的只是痛苦、迷茫和失語。因此，女性在鬥爭中開始呼籲要“殺死家中的天使”。只有當散落在以男性為權威的家庭中的“天使們”之間建立起深厚而強大的聯繫紐帶，打破傳統意識形態下家對她們的束縛，將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的作用完美地發揮出來，女權主義運動才能得以繼續向前發展，女性也才能最終爭取到真正意義上的解放。

**作者簡介：** Qian Jun (錢俊)，湖北省武漢市人，華中師範大學外語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學。(湖北省華中師範大學外語學院 2004 級英研一班，中國湖北武漢市，430079)  
E-mail: graceqian65650340@yahoo.com.cn

<sup>6</sup> 貝蒂·弗裏丹. *女性的奧秘*[M]. 程錫麟、朱微、南珊譯. 長沙: 湖南文藝出版社, 1986.

<sup>7</sup> 佛吉尼亞·伍爾夫. *一間自己的屋子*[M]. 王還譯. 北京: 三聯書店, 1989.

<sup>8</sup> 貝蒂·弗裏丹. *女性的奧秘*[M]. 程錫麟、朱微、南珊譯. 長沙: 湖南文藝出版社, 1986.

<sup>9</sup> 愛麗絲·沃克. *紫色*[M]. 楊仁敬譯. 北京: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1988.

<sup>10</sup> 王軍. 走出種族、階級與性別歧視的樊籬——評愛麗絲·沃克的《紫色》[J]. *吉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04(2).